

# 沈昌文与他的作者们

俞晓群

沈昌文，本名沈锦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祖父早年做厨师，后来在一所中学做总务，再后来做“包饭作坊”，家境很好。祖父去世后，由祖母打理生意。父亲沈汉英，自幼家中溺爱，29岁过世，那时沈昌文只有3岁。不久家道衰落，举家避债逃亡到宁波，一年之后又回到上海，依靠祖母开一间来店艰难度日。童年的生活，给沈昌文留下三点难忘的记忆：一是父亲的事情，使他一生痛恨鸦片，后来在小店打工，见到客人使用的烟灰缸，也会感到恶心；二是受母亲影响，认为上海人懒惰，宁波人勤奋；三是祖母经常说“我们是好人家子弟”，不准跟“野蛮小鬼”玩耍，不许说谎话。

祖母说，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读好学校。当时教育家陈鹤琴、葛鲤庭、章印丹等人，创办一所很好的北区小学，沈家却交不起学费。好在沈昌文二姑妈的王姓婆家，有人在做政府文员，而文员的子弟可以免费入学。于是祖母将沈昌文送到这位亲戚的名下，改为“王”姓，又按照王家孩子的排行，将锦文改为“昌文”。就这样，沈锦文以“王昌文”的名义，进入北区小学读书，6年毕业后，才将姓民改回来，但名字未改，就称沈昌文了。祖母还说，不跟“野蛮小鬼”玩耍，就是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后来沈昌文学徒谋生，余下的精神生活，只有多读书了。他曾从垃圾堆中，捡到生活书店的“世界文库”，爱不释手，还借给邻家女孩於梨华阅读，於梨华后来成为名作家；他还捡到《万象》杂志，以至于他六十几岁后念念不忘，创刊新版的《万象》杂志。再者，沈昌文边学边读，陆陆续读了二十几个学校、夜校、讲习班，学过的课程包括速记、会计、摄影、英语、西班牙语、世界语、

俄语、无线电、古汉语等；遇到的教育家、名师有黄炎培、潘序伦、储安平、丁文彪、刘硕甫、顾执中等。回忆那段生活，沈昌文说，他真正读完的学校，除了6年小学，还有一所无线电收发报夜校，完整地学了两年，其余的学习都半途而废了。另外有两所学校是被迫辍学：一所学校是育才中学，那是他从北区小学毕业时，沈恩孚、沈有乾父子资助优秀毕业生学费一年，他得以直接进入育才中学读书。读到初二时，学校要求沈昌文交学费，他下半学期只好悄悄离开学校，去宁波人的金店做学徒。育才中学的教师很优秀，英语教师丁文彪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语文教师陈汝惠是小说家。沈昌文一生惋惜、怀念那段中学生活，晚年回忆时，眼中还会闪出泪光。另一所学校是1949年六七月，沈昌文考上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新闻电讯系，后转到采访系。这所学校由上海《新闻报》记者顾执中创办，其中名师很多，如陆诒、恽逸群、胡星原、宣移今、潘子农、盛叙叔、姚士彦等。沈昌文俄文很好，俄文老师顾用中曾把他介绍给姜椿芳，保送到上海俄文专修学校读书。而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了一年半之后，还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去找工作。他离开不久，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并入复旦大学。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北京代招校员，要求大学二年级以上学历，沈昌文投考录取，翌年3月，去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此后从事出版长达60余年。

有两件事情，使沈昌文的人生发生了转折：一是在此期间，出版社派沈昌文去上海校对《英华大词典》，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时年八十几岁的蒋维乔。蒋维乔教沈昌文学习“因是子静坐法”，沈昌文遵循其法，反复锻炼，最后使身体达到

无异常人、胜于常人的状态，一生受益。再一是1954年，沈昌文翻译的俄文版《出版物的成本核算》出版，他还发表了几篇相关文章，受到出版社几位领导的赏识，不但未遭遣返，还被提拔为总编辑办公室秘书，由一个月薪33元的科员，一举提升为行政17级，月薪99元。大领导是谁呢？胡绳、王子野、曾彦修、陈原、史枚、范用、戴文葆等人。

从1954年到1960年，大约有6年时间，沈昌文进入出版生涯的第二个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段工作经历，等于念了6年的研究生：“我到了大概十来位全国最优秀的共产党的编辑和出版家身边，做他们的下手，每天听他们高谈阔论，为他们做记录。我拼命地学习，从他们身上学了好多东西，这是我做校对、做编辑工作之初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再有，当时曾彦修宣布资料室开放，沈昌文几乎把那里的几万册书读了一遍。1954年三联编辑室成立，旨在出版“虽然有些缺点，但有有用的作品”，陈原兼任主任。而在总编辑办公室中，沈昌文与陈原坐对面，目睹并参与了许多工作。沈昌文称那时的三联编辑室，“是知识的大本营，也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那些前辈组织作者和书稿的一些事情：范用用三联的名义，再出一本聊斋辑的《美国侵华史》。陈原亲自跑到西社派沈昌文去上海校对《英华大词典》，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时年八十几岁的蒋维乔。蒋维乔教沈昌文学习“因是子静坐法”，沈昌文遵循其法，反复锻炼，最后使身体达到

验，计划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汉译名著”，第一本黑格尔《小逻辑》，接着是凯恩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那些年，沈昌文记录的人物还有李慎之、汪子嵩、董乐山、施咸荣、黄雨石、马元德、王荫庭、林基洲等，留下许多故事。比如陈登原在《国史旧闻》序中写道：“稿成，书贾来，乃付之去。”这里的“书贾”，就是指前去组稿的陈原了。沈昌文读后大吃一惊，问陈原怎么办？陈原闻言一笑置之，照样放行。

沈昌文出版生涯的第三个阶段，应该是范用派他到三联工作的那一段经历。值得记忆的事情太多，先说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1980年3月，沈昌文担任三联编辑室主任，开始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此时前辈们已经做得风生水起，最难忘的文章有三篇：李宏林《读书无禁区》，范玉民《图书馆必须四门打开》，李以洪《人的太阳必然升起》。此后沈昌文时代到来，他面上表现为萧规曹随，内外隐忍；后来王蒙以无能、无为、无我，点破了《读书》编辑部的做事风格；再附以编辑部“五朵金花”的组合：董秀玉、吴彬、赵丽雅、贾宝兰、杨丽华，使《读书》杂志个性渐露，蒸蒸日上。沈昌文回忆那时的作者如数家珍：专栏作家有冯亦代、西书拾锦、吴岳添“远眺巴黎”、李长声“日知漫录”、蓝英年“寻墓者说”、王佐良“读诗随笔”、董乐山“译余废墨”、樊纲“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辛丰年“门”外读乐”等。他提到的作者，还有张中行、舒芜、吕叔湘、夏衍、许国璋、金克木、王宗炎、陈乐民、徐梵澄、柯安，找到陈登原，在三联出版《国史旧闻》。还出版岑仲勉《黄河变迁史》、《胡适思想批判》，张荫麟《中国史纲》等。陈原、戴文葆、史枚按照上级指示，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

志的存在价值，还投稿《人比月光更美丽》后记》。编辑审稿时，改动原稿两处，胡乔木专门复信感谢。

再说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独立，沈昌文出任总经理。上任之初，他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范用任主任。此前的作者积累，以及后续的资源添加，尤其是沈氏作者阵容的壮大，逐渐形成了新三联的基本形态。如陈翰伯提出重译《西行漫记》，同时出版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泰德·阿兰《白求恩传》。范用组织书稿如杨绛《洗澡》、巴金《随想录》、《傅雷家书》，“研究者丛书”。还有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巴金译文选》，房龙《宽容》《人类的故事》，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瓦西列夫《情爱论》，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新知文库”，“中华文库”等。

1996年1月1日，年已65岁的沈昌文接到电话通知：“你已于昨天下午五点钟退休。”此后他的情绪小有波动，但很快又快乐起来。有自身的文化积累与责任，还有晚辈的渴望与追随，推动着他开始重塑自己的江湖地位。此后沈昌文策划了许多出版项目，他重点记录的作者与著作有：追随王云五出版理念，策划“新世纪万有文库”400余册；创刊海派风格的《万象》杂志，陆灏主持，辽宁出版；策划“书趣文丛”60册，实际是《读书》杂志的图书版；还有《吕叔湘全集》《古希腊风文化史》《古罗马风文化史》，尹宣译注《辩论》，昆德拉《人》，西田裕司《美丽与孤独》等。直到2010年，沈昌文又参与策划“海豚书馆”，陆续出版80多册。

2021年1月10日，沈昌文去世，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无尽的哀思。

## 音乐家的“倒霉词典”

王海宁

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演奏家李云迪一年有上百场音乐会，平均每两天就要登台演出一次，乐迷对他演出成功习以为常。唯独2015年他在首尔忘谱的事，却能让即使在音乐会上打瞌睡的观众都为之振，津津乐道至今。

这种古典乐界的崩溃时刻，不是高光现场却是灾难戏剧化的巅峰。大众直觉认为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但《古典乐界的崩溃日常》却向我们展示了一部古典乐界“飞来横祸”的灾难史——花样繁多，防不胜防的崩溃时刻，如同纺线上的接头，虽然并非随处可见，却绝对在所难免。

本书就像一本音乐家的“倒霉词典”，你能想到的巨星，你无法想象的混乱，都在这里汇聚。它可以是天空，也可能是有意的恶作剧，有时又只是说不清的疏忽。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古典音乐的崩溃要比人们印象中常见得多，有时很悲惨，又很搞笑，但无一例外，它们都很难忘。

贝多芬一度认为自己在维也纳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与厚待，打算离开奥地利。在告别演出上，由于天气寒冷，剧院没有供暖设备，上座率极低，有限的观众需要围着毯子瑟瑟发抖地观看；而贝多芬由于已经

开始失聪，又性格暴躁，在舞台上大声责骂出错的乐手，又因为指挥动作幅度太大差一点打伤扶灯架的孩子，导致哄笑不断，一场演出下来现场惨淡，评论毫无波澜，收入微薄，这对贝多芬来说是巨大打击。但也让他彻底放弃了移居海外的念头。一次崩溃的演出，无意中帮维也纳挽留住了乐圣。

古典乐界今天形成的一整套登台、观看、返场、谢幕、退场以及管理的规范，并不只是为了体现轿情的优越感，它保证了剧场的有序和安全。一所剧院的管理疏漏，有可能会变成惨剧。指挥家巴伦博伊姆在委内瑞拉独奏时，一头驴子悠然登上了舞台。这种魔幻时刻，即使在马戏团也不多见。音乐家愤怒又无奈，观众困惑又好笑。原因是这头驴子在前几晚的剧里跑龙套。而今天歌剧已经停演，管理驴子的人，却毫不知情也不在意，只是在固定时刻他又把驴子放上了舞台。

但是1881年12月维也纳剧院那次，则是一场惨剧。当时后台在使用煤气灯，操作不当引发了爆炸，此时观众们已经入座。因为没有安全幕，火势蔓延到了观众席。绝望中歌剧院的主管人员却关闭了所有的照明系统，并拒绝使用油灯作为紧

急照明。剧院大门只能向内打开，许多人在门打开前就被挤死了，烟雾几乎让一半的观众死于丧命。整个乐队在这场火灾中基本全部遇难。古典乐界的这场悲剧，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演出现场需要那么多人引导、管理，为什么入场和退场要有序，以及烟火管制如此重要。

大多数崩溃时刻，都是无伤大雅的演出小事故，只是近100年古典音乐优越感的氛围场，让所有靠近它的人都要谦卑而忐忑。仰视压迫感带来了心理另一个维度的逆反——在最庄严神圣的殿堂里，每一个长期约束自己的人，都潜意识地盼望出点混乱，这样自己就能毫无负担地放松，看圣人的慌乱，只要倒霉的不是自己。

正因为这种隐秘的人之常情，最周全的准备也有可能出现意外，每个音乐家都谨慎戒恐，都有一套自己的有趣“小迷信”来趋吉避凶。包括反话式的祝福，降眼法般的幸运符，约定俗成的手势，一切都像安慰剂一般，抚平表演者台前的焦灼不安。即使这样，舞台上的“休克”噩梦还是随机挑选音乐家。

而李云迪那种突发的空白，即使封神 的音乐家也有同款时刻。失忆同样的突然，但音乐家处理危机的方式各不相同。

风度翩翩的梅纽因凭记忆演奏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时忘记了主调，在一片窃窃私语中他微笑着，以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说：“我忘了怎么演奏。”观众则报以善意的大笑。梅纽因得以重新开始，最终成就了一场伟大而振奋人心的演出。克莱斯勒就没那么幸运，他在二重奏时忘谱向钢琴搭档拉赫玛尼诺夫求助“我们在（演奏）在哪儿”，对方居然残忍地讽刺“在卡内基音乐厅”，好在克莱斯勒迅速跟上了演奏，没露出破绽。

古典乐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轰炸，有的音乐会被空袭警报打断过，也有过头一天彩排第二天音乐厅却被夷为平地；有时音乐家在火山爆发后即使航班全部取消，他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抵达演出现场；可也有指挥为了镇静或兴奋，在演出前本来小酌一杯变成酩酊大醉；有时一场满座，下一场空无一人，音乐家就要鼓起勇气面对空荡荡的大厅演奏。

看起来优雅高贵的音乐家们，几乎在每个时代都遇到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尴尬、危险、压力和奔波，但是每当开场的钟声响起，一切就会自动进入安静，台上台下如同被催眠一般，进入那个有序而完美的世界。

## 印刷书这300年

曲 宏

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书，其中各类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而《书籍的历史》不仅记录了印刷书令人震撼的历史，还聚焦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串串脚印。此书以年鉴学派的历史观来探讨印刷书300多年（1450年到1800年）的前行足迹。透过书籍史，我们洞悉到书籍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众所周知，书籍的流通与印刷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印刷术开启了书籍印制的新方式，赋予了书籍“无与伦比的渗透能力和扩散能力”，使思想变得奔放，并得以更广泛地传播，让印刷书和整个世界有了血肉联系，有了温度和厚度。《书籍的历史》内容跨度很大，从手抄本到印刷书，涉及经济、文化、科技、绘画、文学、地理、历史等学科，包括纸张、印刷技术、书籍外观、书籍的商品身份、印刷的生产方式、书籍的环境因素等方面内容。从欧洲最早的羊皮纸、中国的龟甲和兽骨、木片、竹片和丝帛到纸张的出现过程以及原因，从金属浇铸的活字、油墨到印刷机。呈现在读者面

前的，不仅是印刷书的生命史，还是由印刷术汇聚的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交汇史，时代的精华尽在中。

“一个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此书整体架构的最大特点是问题引领，每一章都设计问题、提出问题，然后进一步解析分析。为何最初的印刷书于15世纪中叶出现在欧洲？古腾堡及其同时代的研究者们如何克服了印刷书制作过程中的困难？此书将史书以叙述为主转为分析为重，借助史料研究以解决现实问题。这样，内容就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而是打破了学科间的界限，实现跨学科合作。探讨书籍外观变化的方向，需要了解那个时代绘画的艺术潮流、思想潮流和社会潮流。欧洲早期的印刷书插画都是带有明显的日耳曼风格的插画，因为雕版工业繁荣的德国很早就用木雕版给书籍印插画，莱茵河地区的印刷工散布欧洲各地，用的就是刻好的雕版或

自己新刻的雕版。印刷法国第一本插画的木雕版在德国印刷科隆使用过。此外，布鲁塞尔、鲁汶、豪达等地的插画也借鉴科隆雕刻师的风格。英国、西班牙的插画书都有德国插画的身影。但后来意大利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的雕刻师受到壁画影响，汲取了意大利艺术的风格营养，于是有了自己的插画画派。欧洲各国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插画风格。

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这是本书的着力点，也是一大特色。作者为此单独设立了一章“书籍地理学”，同时，这种理念也体现在书中许多地方。1450年到1460年间，早期印刷工业的摇篮美因茨几个作坊的一小群人掌握复杂而棘手的印刷术秘密。最早一批印刷商从美因茨和莱茵河出发前往欧洲各地，走这条路的，还有他们的学生及其追随者。有两张图，一张是从1471年之前、1474年至1481年的印刷术传播图，一张是1481年之前、1481年至1500年印

刷术传播图。欧洲各国印刷业的发展得益于欧洲的地理环境。广袤的欧洲大地是商业之地，有大批书商、印刷商和装订商，还有印刷技术，有哥特字体、罗马字体、阿尔德字体、希腊字体等，有许多印刷作坊，还有富有却有良好教养的有产者群体。这就是15世纪末印刷术传播到欧洲所有国家的原因。

《书籍的历史》不仅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书籍史，也从社会心态和精神面貌的视角来研究书籍史。作者紧紧抓住不同时代的社会心态来探究印刷业的起伏原因。从16世纪到17世纪，经营印刷坊的人，通常是老印刷师傅，他们的帮手只有他们的儿子，甚至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他们一般在自己作坊附近开书店，如果利润足够，还会当出版商。有时也会跟书商合作，共担风险。书商往往被归入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子女和财富相当的商人孩子结婚；更富有的书商则跟金银匠家族、服饰用品商、蜡烛商、酒商联姻。印刷商和书商靠书籍谋生，生活中接触文人、学者较多，他

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像对生意一样感兴趣。16世纪是欧洲文化复兴的时代，某些作品已经有了广泛的读者群，印刷术的主要任务是传播经典作品。当时希望建图书馆的人也在增多，大批学者和作家以校对者身份在出版商那里工作，许多人后来就成了出版商和书商。许多书商自家作坊有明显人文的倾向；侧重出版经典作家作品。但是在16世纪末，却出现了经济危机，书商和出版商精神面貌也有所改变，他们关心的不再是如何服务思想界，而是如何出版能够卖出去的书籍。一直到了17世纪末，尤其是18世纪，涌现了大量推动新思想传播的记者和作家，随之，记者印刷商、哲学家书商开始涌现。

通过回溯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共300多年的书籍发展过程，作者剖析其中的文化行为及其产生的深刻影响；正是书籍的发展，带来了新思想的传播。所以，印刷书是观察人类历史的一个窗口，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更辽阔的世界。

■聊书

### 重返文明现场

丁春凌

生活要求敏锐，甚至木然，阅读是你重启敏锐的开关。在书里，你会知晓，保有那些难以言说的细密情绪，并不丢人。正是敏感，定义了我们。

《追寻三星堆》

沉睡太久，一醒惊天下。三星堆文物又上新了：文身清晰的扭头跪坐像、不怒而威的直发冲冠、神树加持的玉琮……

重点是，又新出来这么多宝贝，三星堆考古发掘的部分，也不到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二。脑补一下数学吧。

真是让人期待的文明现场。这本书以三星堆遗址为出发点和核心，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诸遗址进行了踏访和追寻，由此，你会无障碍地走进三星堆和它的时代。书中重点介绍了这一年新发掘的三号至八号坑的考古发现，同时对长江流域的盘龙城、汉中、炭河里、新干大洋洲等遗址进行了梳理。

书写得很通俗，我一边看书一边在网上找了相关图片比对，那个完整的面具和金树叶，薄得跟纸一样，工艺精妙。

我翻来倒去地盯图片看半天。对金灿灿的东西没有免疫力，我承认。

《退休后》

60后渐次退休。也许是年龄到了，这两年，遇到和退休有关的书，总要翻翻。

其实，除了自己说了算的自由职业者外，几零后都将劈面迎来退休后。

这本书的作者楠木新1954年生，经历过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他47岁起病休在家，50岁开始写作，60岁退休创业。在职时，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副社长。书中讲的很多都是楠木新的亲身经历，也有他采访得来的对话资料。

平时工作累到告倦，我们常挂嘴边的话：如果退休了，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大意是，退休后，要去完成自己多年来想做却一直没时间做的事。网上那些80岁练健美、90岁玩跳伞的励志老人也在召唤着我们。不过，除了完成“遗愿清单”，我更关心的是，当你没有了工作的烦恼，有了大段的闲晃，除了吃喝睡、玩手机，精神何处安放？会不会因为隔绝而孤独？

书里，楠木新道出了多样化的退休群像，据他统计，60岁之后人生自由时间长达8万个小时。我旁边的同事核算，8万个小时相当于9年。这么少？

楠木新把退休后的生活分成了健康自主阶段、身体病痛阶段和临终阶段，我认为这个规划实在，尤其是，举的例子全是真人真事，你可以当作生活自洽指南。来看。

《我还没读懂漫山白雪》

这本400页的锁线书，可以平展开，是关于电影的。书名起的有如网络小说写手的笔名，很鸡汤，不知所云。

内容却好，没被书名耽误，文字简净利落，不像一个建筑师写的。

在书里，你能看到这个90后章程是如何痴迷电影的。他提及的三十几位导演，塔可夫斯基、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波兰斯基、大岛渚、阿巴斯……全是导演界的顶流。

以前看戴锦华、崔卫平讲电影，从流派、主义到镜像，说得广而深。毛尖的《非常罪非常美》浅白跳跃，意味良多。章程的解读，则和前述几位有别，他更感性，总有本事捕捉到电影中最迷人的片段，进而勾连浮沉世事。

没等书看完，我找来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又看了一遍。

还有，从建筑师的视角，章程把建筑引入了电影。比如他写小津安二郎的时候，仔细分析了小津的电影和日本家宅的空间关系。

不说了。总之，电影有时可以帮你避开生活中的暗影。

